

六雄八將論

全

六雄

上杉謙信

武田信玄

北條早雲

毛利元就

織田右府

豐臣太閤

八將

蒲生氏鄉

佐々成政

小早川隆景

加藤清正

加藤嘉明

黒田如水

前田利家

伊達政宗

又 5

4864



門又5  
號4864  
卷

又伊信  
3682

又5  
4864

奇不  
賞書  
樓

論  
亦  
保  
彈  
雜  
一  
將  
策  
高

卷之五  
初川初類錄  
國

國

題辭

雲龍青山先生之老於史學。闔境所知。固不待稱揚。而伯卿龍箕裘。不隨家聲。有六雄八將論見示。余嘗與老先生辱交於同僚。又與伯卿為通家之好。今觀其所著議論卓偉。行文縱橫。樹旌文壇。駕御驅使六雄八將於筆陣詞鋒之間。何其壯也。蓋其源厚者其流必遠。藏之深者發之必廣。先君子涉獵古今。所畜或有未發者。待軒蓋有人而發之。如持滿之弓。投機而發。一發五豨。獲豈不多哉。加之篇章字句。紀律整然。範而馳驅。一朝十禽。何足言乎。余也。間居不出戶。

題辭



佩絃齋稿  
庭坐壯襟胸雖老矣據鞍顧眄不覺稱快焉

會澤安題

佩絃齋稿  
庭坐壯襟胸雖老矣據鞍顧眄不覺稱快焉

佩絃齋稿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著

六雄論

上杉謙信

世之論謙信者或惜其失於猛余以為不然天地之間物之尤猛者為雷雷一下擊無物不碎似過猛者然積陰凝結而未散雷一震焉而群蟄皆奮萌芽皆發是天地亦不得不用猛至於人何獨患乎猛願其所為如何耳謙信固猛將矣唯猛故欲攻則攻欲援則援欲殺則殺決然而決奮然而行熾銳壯烈毫無

猛字一篇字報

正大之論  
雄健之筆



佩絃齋稿



顧慮故其所為固不能無過舉而其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此矣夫東北諸國岷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累聖不能無憂而能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石將開府鑪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岷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為易制而在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鑪倉夫以獷悍之俗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宜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為

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知有上杉氏無他獷悍之俗徒知戰鬥唯彊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弑其主而人不以為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以為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為尤甚驚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為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國遂為北條氏之有矣於是乎憲政并其姓氏職名授謙信夫東北之不知有天子如彼其久也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顧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



猛字於是乎大矣

偏引廢科  
於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為榮。必也欲一朝天子。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聳然曰。彼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為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為天下之所不能為。不如此。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起強之俗。知畏皇

讀畢傾天白

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太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王室謙信為之首倡。故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援人也。不取其猛於援人。而取其猛於尊王也。猛豈可少哉。

武田信玄

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為。未嘗不正。奸雄所為。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為英雄。其不為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內糜沸。群雄競起。一時所尚。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己



妙針鉅音

後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擘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聽板垣之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為此信玄之所以為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為詐凡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為惡固有深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既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鄰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鷙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既

如是層層有許多  
議論

漸入蔗境

可逐將士亦可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又不得不為之計信玄必謂我逐父奪國非惟制一國雖鄰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凡其所為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已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玄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能察其術吾請言之夫信虎之猛鄰國之所畏也而信玄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

風玄高



眼光射英雄之膽  
明如火

觀其行事。行事果可觀耶。彼將以為人傑。果不足觀耶。彼將以為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玄。廼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玄之智。其不惑溺於靡曼。雕蟲。麴蘖之間也。亦明矣。而況於隣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為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已。獨信玄則欲其侮已。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哉。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為驕惰脆弱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矣。繇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

如先吏新案奸雄  
不能匿其奸計  
先生之筆亦可畏矣

術。而之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可畏也夫。

北條早雲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為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為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



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牧駒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

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為。蓋嚴鎌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非秦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秦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嚴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



羽言不磨

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人所謂獯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而早雲之嚴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奇之。夫七年之久，戰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此也。尼子氏雖衰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

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不乘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帥天下之兵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秘策不可得而測者歟。曰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知其術非他，以寬惠收人心耳。方尼子氏之城守也，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也。非糧食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其民心。民心日離尼子氏，而七年之久，愈益問其疾。

風弦齋鶴



係子齊和  
苦恤其孤窮故尼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  
非不深唯其民日離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尼子  
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由矣應仁以來天下  
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轉以譎相傾  
而未有能收民心者能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  
就耳尼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  
從大內氏攻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  
氏不從敗而還夫他人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  
即其自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苟歸我則兵鋒何  
繇而挫財用何繇而匱糧食何繇而竭國人何繇而

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晚年出雲  
嘗亂矣尼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據其故土而輔以山  
中幸盛之雄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  
則所向無前勝久曾不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  
心之不復思尼子氏也其所以不復思尼子者豈偶  
然哉

○織田右府

凡事取目前之快而不深究異日之利害者非英雄  
也亂世之雄唯武是極攻一城唯恐不拔伐一國唯  
恐不取晝夜爭戰必克而後罷快則快矣然此豈足



以取天下哉。取天下者，城可拔而不必拔，國可取而不必取。審彼我之勢，究利害之源，故天下之所爭者，或不之爭，而一旦奮起，則嚮之所不爭者，皆不得不歸我。然後天下無不可拔之城，無不可取之國矣。斯之謂英雄。吾觀織田石府之為人，雄猛果於殺戮，其於利害似不能深究者，然觀其所以經略天下，則深謀遠慮，有不易測者。何以言之？今夫長篠之捷，乘勢長驅，則甲斐可滅也。姊川之役，乘勝窮追，則小谷可拔也。而石府不為。當此之時，天下之所畏者，謙信而謙信之所日夜窺伺者，石府也。而武田勝賴介在其

間。謙信宜先滅之，以圖石府。而不之為者，蓋有術矣。謙信豈不欲取甲斐乎？然其言曰：吾與其父爭而不能取，及其子而取之，吾不忍為也。謙信固嘗負義勇之名，今為此言，誰不之信。即勝賴亦必傲然曰：彼不復擊我，無還顧之憂，奈何不擊織田氏？此其所以日夜西兵，而在謙信則固謂彼猛而無謀，不能克織田。織田必能滅之，而織田之力亦竭。然後吾宣言：甲斐吾所不忍取，而彼敢取之，吾為武田擊織田，則甲斐之人孰不之應？其術蓋如此。夫謙信與信玄爭而不解，故石府得闢其國。今信玄既死，謙信乃將使石



府與勝賴爭而後并吞之。此英雄爭國之術。而石府知之。故甲斐可取而不取者。以此也。至姊川之捷。則不然。長政義景相為唇齒。而義景既敗。小谷之勢孤矣。况小谷名城。長政名將。拔名城。滅名將。此它人之所竭力而爭。願石府乃不之為。蓋名將而守名城。雖摧敗困蹙之餘。譬之猛獸傷而據穴。吾執戈殺之。彼必將跳騰踴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况越前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石府之謀。可謂

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為實有不易測者。方此之時。海內群雄。唯北條勇而寡謀。天下之猛將。足以辨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將。足以辨之。故遣柴田佐々。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而有人。今欲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早川在焉。是智勇皆不足用。唯器度恢廓之一羽柴。足以搯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川果知其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明矣。嗚呼。石府於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



備強廢稱  
待將士者時或不能然此其所以取禍歟雖然石府未取天下而沒而定天下者出於石府之部下則石府亦可以無憾矣

戰國英雄交爭卒無有及織豐二氏者六雄論亦以此二篇為最第一文辭

○豐臣太閤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踔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始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

起得堂正

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

一伐新羅在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

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

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是時視絕域

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

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

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

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



一小島耳。源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恠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

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願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耻也。皇威於是乎赫然。



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懾歛手，不敢噬齧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世儒論豐臣氏皆從其家成敗上起見，故以西征為窮兵黷武。伯卿通觀古今大勢，故從當時西蕃不得不征上起見，如此立論，方可謂能說出大英雄心事者矣。文亦軒豁開肅，稱其正大之論。

八將論

蒲生氏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為者，有英雄

奮然而為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矣。後之英雄非不欲不讓前人之軌轍，顧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石將乘王室之衰弱，據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之柄。於是天下以為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鎌倉是圖。及後醍醐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京師以制天下。於是天下以為不據京師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京師是圖。積習之久，以武田信玄之權譎，猶欲觀兵京師，以蒲生氏鄉



之雄邁終身所願唯在挾天子以號令天下鳴呼挾願惟此一事必將居近畿之地伺天下之釁而遂平生之志外此則天下無可為之業故在近畿則獲小國而不憂在邊陲則獲大國而不喜無乃知遵足利氏之轍而不知所以制天下歟今夫獲百萬之封踣肥饒千里之地而擁海內勁鷲之兵秀衡之所恃以抗鎌倉中院氏之所恃以摧尊氏一旦在我然猶且愀然不樂其志固不可謂不壯矣惜哉其為積習所移而不知改足利氏之轍也雖然氏鄉之所以為此

者亦有由矣夫織田氏曠世之雄也業雖不成而其所驅策任使者皆一時之人傑而其所以待之者亦已厚矣故織田氏滅而諸將不能忘豐臣氏陵蔑其子孫而諸將不能堪丹羽長秀以此憤激而自屠佐々成政以此見忌而罹既而氏鄉乃織田氏之女壻其不欲受豐臣氏之籠絡亦明矣不然以氏鄉之才於成政何所慕而用其微識安知非憫其不忘織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安知非其欲為織田氏雪耻哉唯其志氣猛銳不為後圖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知



陸奧之不可以爭京師而不知足利氏之輒不足罷  
惜哉

說出氏鄉心事欲為織田氏雪耻於理或有之然  
當太閤欲滅信雄時氏鄉舍信雄而就太閤者何  
也要之氏鄉人材卓絕當時將帥中之尤傑出者  
余謂太閤當征韓時以氏鄉為大將委以韓地事  
使得大展其所能則西蕃庶乎可服矣而忌其才  
高而不遣以庸懦之浮田為大將者真可為當時  
痛惜而氏鄉亦居危疑之地不能遵養時晦竟罹  
宵人之譖以酖毒斃其身者正坐其才氣太高鋒

銚太露故也余重為氏鄉惜焉噫

佐々成政

盤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  
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  
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有時而躓矣天下之未  
平固英雄豪傑之盤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  
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  
割踴躍奔走爭為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  
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々皆然無  
乃失之太快與吾觀豐太閤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



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鄉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將授之大國而不願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邊隅之地久梗王化強豪蟠據壘壁錯峙盖有不易遽拔者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亦不得獨立則其束手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之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太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廼授之大國此固天下

之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盤根錯節故受大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為不苦然猶能假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廼曰汝何為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然成政亦不為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我嘗抗太閤今何為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欲擠我於險歟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乎奈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鄉頗能鎮定境內故叛民不起於境內而起於鄰境所以無患也



吾聞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群臣不欲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既殺成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果有所待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焉

成政果敢有膽故其遇事風生無所回避然其終身所為殆類群盜要非真正英雄也若竹中重治雖其早世志業不終然其智勇傑出行事卓然有不可企及者伯卿乃舍彼而取此者何也豈以其勢熾熏赫有似大人物故取之乎若然者余不敢

謂為通論也

小早川隆景

天下知浪戰之為淺謀而不知死戰之為深謀也畏敵類乎持重死戰類乎輕敵庸將常以此藉口而決機死戰尤非庸將所能何者兵在死地庸將所懼也英雄常以之而勝其所以冒危者乃所以求全而庸將不能知也朝鮮之役諸將皆有戰功然其赫然振耀海外者碧蹄泗川二捷而碧蹄之捷實隆景之功也太閤以隆景為征韓謀主可謂知人而隆景之功亦可謂不負其任矣當時諸將亦皆歎伏以為不可



及則其功之偉固不待論然至其深謀天下後世有不能悉知者我兵之取漢城行長乘勝長驅直至平壤而孤軍深入亦已危矣於是設諸寨相聯絡以援行長是策也隆景發之而人皆知其為良策已而明兵至行長敗平壤陷鳳山潰秀家乃令諸將退守漢城而隆景不從奮然曰設諸寨相應援正為今日安得棄去秀家等以為淺謀殊不知此則天下之深謀也今夫開城孤立後有臨津可謂死地矣李如松乘勝奄至勢如烈燄可謂勅敵矣入死地而禦勅敵此秀家等之所危懼而隆景欲決死鬪此豈徒為大言

者哉萬里濟海以征外國人々危疑其氣易沮為之將者亦縮退畏避軍何以奮此開城之所以不可棄而大江在後勅敵在前可以勵衆決死矣秀家等若能遣諸將悉銳援之則以決死之兵禦驕狼之如松一以當百々以當千々以當萬一鼓可破然後諸軍合勢犄角互進則復平壤必矣平壤復則我軍益奮朝鮮益蹙明兵益懼而朝鮮有不足取者隆景之謀可謂深矣而秀家等不足以知之隆景亦知秀家畏縮竟不能援而孤軍無援不可以戰遂棄開城而渡臨津夫既棄開城又不決戰而守漢城明兵乘勢來



備強虜稱  
圍則海運絕而糧食竭何以能守於是隆景力執決  
戰之議遂有碧蹄之捷當是之時諸軍縮退士氣沮  
衄蓋亦危矣隆景一奮而挫如松之銳鋒如松之鋒  
挫而明人之氣沮隆景之功可謂大矣雖然開城則  
竟不可得而復非惟開城不可復又從而棄漢城漢  
城亦竟不可復然後知隆景之不欲棄開城者天下  
之深謀也其後諸將欲棄順天加藤嘉明獨執死守  
之議而順天得全泗川之戰島津忠長勵衆曰後有  
大海前有大敵退而溺死不如進而戰死我兵竟克  
此亦隆景之意也

當時英豪中余最推隆景與竹中重治無論其有  
勇有才能幹大事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計遠識洞  
見事後成敗者皆非一時諸將梟猛自喜以斬馘  
為功者所能企及也

○加藤清正

豐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為先鋒而行長拔漢  
城直至平壤將長驅入明清正則逐其王子深入北  
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謀行長真不  
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謂拙矣然而明  
人來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將皆退入漢城雖有碧

欲與老李

伏後



與

作者知軍情如晴日等亦如公之兵

二十分筆力能知公之心事者

蹄一捷而吾軍之氣亦已衰矣唯清正新擒王子擁  
兵北境蓄威養銳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  
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非不欲力  
攻漢城顧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鼓行而西斷明歸  
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應昌一時謀將以為清  
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馮仲纓說之給  
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  
之計不可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  
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墮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  
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他人之繼援者故奮

應前

更進一歩論愈奇意愈穩

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  
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  
一言之威尤為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  
清正將自咸興罷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廼清正以  
虛聲懼之耳夫虛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  
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  
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  
為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  
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  
也則其功果不足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

佩文齋書

正



引兩朝平攘錄妙  
舉敵評語以論定  
公才能十分無遺憾  
鬼將軍點行結語奇甚

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故。其。術。雖。巧。沈。惟。敬。得。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為。似。拙。而。仲。纓。不。能。欺。蓋。誠。則。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隘。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之。功。余。以。隆。景。清。正。為。第。一。而。當。時。徒。稱。其。驚。猛。何。哉。蔚。山。之。捷。明。人。嘆。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陪。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正。而。公。論。迺。在。敵。國。嗚。呼。此。其。所。以。為。鬼。將。軍。歟。

鬼將軍真箇大丈夫論文亦極明快可喜



嘉明銳敏勇壯則過  
他人萬然其終身  
行事大有不憚人意  
者

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刃。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以二將之才。指麾天下之精銳。天下固不能當其鋒。又何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存焉。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不足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如江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略足以乘我。當是之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是故



抗百萬者氣必先吞百萬。捍天下者氣必先吞天下。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此其所以能奮一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有術焉。彼必有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相得如膠漆，相從如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之戰，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必自獲船而後為功？此說也。余尤不服。夫水戰，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絕。其最著

者如狹手彥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慎，其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真之賊，元寇之變耳。水戰之寥寥，無聞亦宜矣。况乎海內群雄之龍戰虎爭，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禦我，常於水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軍之銳，何所不破？然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矣。其鋒銳矣。則嘉明之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當日之捷



係子齋系  
不由嘉明之首倡哉。而其能為此者，得非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衛耶？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時所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見其雄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為此，則大不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從，欲以孤壘捍大敵，其言凜々，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燦爛英發，筆華四散，真可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伯卿之文矣。

○黑田如水

英雄相遭，果能傲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事耶？但其略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為功者，今乃變而為仇；嚮之相得而為驩者，今乃變而為怒。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吾觀源右將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之見卿，猶見故將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佗日驅滅平氏，令右將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之情，且陪蓀於佗日，而一梃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寇讐。繇此觀之，功名之際，雖兄弟猶且不能相保，況其佗乎？豐太閤之用人，固已



織豐二氏之不能及  
我東照宮者固不  
可一二彈陳而推誠  
待物與不忍殺人是  
其最大者人心所歸  
天命從焉二氏之所  
經營拮据之天下竟  
不能不服至仁所謂  
太陽一出而萬物皆  
覩者矣

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屠如水則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知之夫如水以絕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避毋望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於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撼地蛟蜃隱顯船舶糜

碎此水之可畏者而如水之以智略見忌蓋有似於此風濤歛威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可愛者而如水蓋以此自處焉然其深而不測者固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閤知其無意於世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預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諮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其必皦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公而庸人猶過揣謬度如水之心夫庸人



之疑不破則讒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放雄肆翁張稗闖孩視群雄塊視宇內而無所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博奕之說想非謬傳是猶辛稼軒與陳同甫醉後論南北形勢者余固不能斷其心術如何也然觀其踐歷大難堅忍不拔遭遇時主智略橫生真可謂英傑之士矣此文以如水二字立論風神面目酷似東萊自是伯卿佳處唯惜未十分盡技也

前田利家

大哉豐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獎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賴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

義詮昏主賴之庸臣其行事無不足觀但時無英材使賢子成名耳然是係陪說則其失得不必云也論太閤托孤一篇主意亦頗模糊其立論行文皆似不免隔皮膜一層者請思之



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為不壯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

是係事後成敗之論  
當時利家心事則恐  
不如此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其子之  
謂歟是以君子推其  
用心而哀其志焉

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慙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况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々之力擁護秀賴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賴不為無所倚賴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



佩文齋類稿 卷之五  
可見而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之知人豈虛也哉

伊達政宗

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奧來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奧平矣然慮政

此政極佳

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鄉於會津以備之而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舉兵欲夾擊氏鄉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鄉海內英將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々智術之所能蔽欺哉然則氏鄉固未易克縱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將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內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舉事者夫伊達氏之於陸奧盤據累世及至政宗并吞鄰境非盡



吞東陞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津仙道。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鄉之才。假以數年。撫輯人民。鎮服境內。則政宗之地。將何時而復。此其所以急於舉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術焉。彼果克氏鄉。乘勢復會津。然後宣言曰。嚮吾若抗太閤。則曲在我。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彼。我寧捍天下而死。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決固如此。而後世或咎其妄。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鄉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

不辭。徙之醜地。則屈首而不怒。征韓之役。則濟海而不顧。英雄之能忍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康子之亂。則謀復會津。東照公戒之。而不顧。其兵摧劔而不畏。及亂平。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英雄者也。吾聞政宗晚年設伎樂於國。公聞而大喜。豈政宗之志至是而折。公亦以是而喜之歟。英雄之志。惟英雄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於清正之言。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公之偉略。所以留意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樂而天下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公知之。



何升齋稿  
清正知之不然英雄豈有不得志於天下而留意於  
聲伎者耶政宗之志雖未伸乎公之偉略足以服  
之又安得不歛其英氣以為天下英雄之首倡乎哉  
延光好讀蘇文評論古今人物故平生之文議論  
居多先君子好叙事而不好議論嘗涉獵近世野  
史抄錄英雄事實者數十卷蓋欲著一書而不果  
延光請而讀之作論若干篇此編是也近稍悔少  
作之無用欲學叙事而先君子既易簣矣即平生  
議論之文皆刪而不存獨留此編者以取材於先  
君子抄錄也嘉永戊申春日

得友 豐田亮借評

藤田東湖曰織豐二家及清正三論實海內無二  
文字非僕諛言也

僕亦保証案

男延年校

佩弦齋稿終

佩弦齋稿



先人在世也。壽年未冠。與仲叔二兄同窓。讀書日夜。孳々。而伯兄年纔三十。專精於國史。方欲有所大發。歟。無藏華。停蓄涵養。間與壽等攻文著論。日不暇休。當時所著。如六韜八將論。是其一也。其後十年。仲兄出。冒佐藤氏。專力於臨池。叔兄則冒佐木氏。專攻經義。壽則為學館教員。伯兄則閉戶撰述。其書盈篋。溢笥。而先人已捐館。又十年。仲兄就木壽。



與叔兄頭髮種二伯兄著書大率脫稿通書  
 肆某請梓其文伯兄未有所答壽從旁恣通  
 之曰伯兄著書有用於世者固不在此書亦  
 他日撰著盈帙者是等諸文實為之北也梓  
 伯兄論著請以此文始伯兄咲而諾之壽退  
 俯仰今答不能無感慨嗟乎自今十丰之後  
 伯兄著書必滿天下仲兄則己如壽與叔兄  
 又安得不勉勵因書以自警云 延壽謹書



京都三條通并屋町  
 同 東洞院通三條上町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同 南久宝寺町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同 所  
 同 芝神明前  
 同 所  
 同 神田須田町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出雲寺文次郎  
 村 勘兵衛  
 河內屋喜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須原屋伊八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岡田屋嘉七  
 和泉屋勘右衛門  
 和泉屋金右衛門版



